

那一年 顶风冒雪去扫盲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。在我们村里，青壮年文盲集中在夜校（村小学）学习，由小学教师任教；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不能上夜校的就派“老师”上门送文化。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是扫盲“小先生”。

那年我上小学四年级，负责给三爷爷和三奶奶扫盲。接到任务后，每天吃过晚饭后，我就拿上课本（油印的“人、手、口、马、牛、羊”扫盲课本），到三爷爷家去上课。那时，我真有一种当老师的荣誉感，三爷爷、三奶奶也很配合。每晚，我教他们

10个字，让他们做到既能识字，也要会写。

1952年冬季的一天，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三天。傍晚放学后，我顶着风雪回了家。吃过晚饭后，雪不但没有停，还刮起了西北风，我拿起扫盲课本就往外走。母亲说：“这么大的风雪，你还去呀？”我说：“去，三爷爷、三奶奶他们还等着我上课呢。”

三爷爷、三奶奶住在村东头，我家在村西头，相距有200多米远。我披上母亲给我的老羊皮袄，走进了风雪之中。风急雪大，几乎让人睁不开眼。雪花

打在脸上，跟小石子砸得一样疼。我依仗路熟，半睁着眼，斜着身子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进，好几次陷进没膝深的雪窟里。到了三爷爷家，我已成了雪人儿。三爷爷、三奶奶见我大吃一惊，以为这么大的风雪我不会来了，正要睡觉，没成想我敲开了门。三爷爷、三奶奶很感动，也很心疼我，急忙帮我打扫干净身上的雪，把火盆端到我身旁。火盆里火势熊熊，烤得我脸颊通红，浑身暖暖的。稍作休息，我就开始上课了。那晚，我临时起意，教了他们10个字：“今日好大雪，明年定丰

收。”教完了，瞅瞅外面，风雪更大了，三爷爷叫我住下，我不肯，怕父母不放心，三爷爷就把我送回了家。

第二年春天，上级有关部门来验收。通过扫盲考试，三爷爷、三奶奶都认得并且会写1000多个字，双双脱盲，取得了脱盲证书，这把三爷爷、三奶奶乐得都找不着北了。我这个小先生成绩显著，获得“模范扫盲小先生”的奖状，还奖给我一支钢笔，两本报纸本，高兴得我进进出出都吹着响亮的口哨儿，内心充满了骄傲和自豪。

谷景峰/文

回想当年的福利房

现在的年轻人结婚，大多会有一套新房居住，作为自己的新家。由此想到我结婚时的情景。当时，能分到一间住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从部队退伍，被分配到一家生产航空产品的工厂当工人。那时，与我同车间的对象25岁了，双方父母催促我们赶快结婚。结婚容易，可是住在哪儿呢？两家老人住房都很紧张。车间照顾我们，把单身宿舍腾出一间，作为我们暂住的“新房”。

可是好景不长。几个月后，车间陆续招进几名外地来的大学生，为了给他们分配宿舍，我

们的“新房”被收回了。我俩不得不分开，回到各自的单身宿舍去住。

半年后，厂里房产处分给我们车间一间平房。按照论资排辈、逐步升级的规定，我分到了这间福利房。此房无采暖设施，无上下水，在二楼阴面，面积只有9.3平方米。尽管房子简陋，但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，有了栖息的港湾，我和妻子感到很欣慰。

搬进福利房后，我们砌灶点火，把火炕烧得热乎乎的，乐呵呵地经营自己的小日子，品味人间的烟火气。转眼12年过去了，两个孩子成长为少年。房

屋窄小，孩子学习、休息出现了难题，一家人都渴望能调到一套大房子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工厂经济效益好转，于是拨出资金，盖了几栋楼，我们车间分得一间43平方米的房子。工作多年，才见到这么好的房子，职工们都眼巴巴地望着。为了体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车间党支部书记责成工会主席组建分房领导小组，各工段选派一名工人代表参加。按工龄、年龄、人口、居住面积、朝向、房屋设施等条件打分评比，经过审核，张榜公布，我独占鳌头，顺理成章地分到这套福利房，拿到了钥匙。

我们在这间房住了15年，两个孩子已长大，感到住房窄小，盼望早日改善住房条件。就在这时，国家开始实施住房制度改革，城镇住房商品化。工厂和房地产开发商联合建造了几十栋楼房，职工可以交旧购新。工厂把一间旧房卖给我，我家两处“福利”房共花了近1万元。过了几年，两个孩子参加工作后，都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而我仍留恋旧窝。

福利房是时代的印记，承载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。如今，福利房已被商品房取代，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，得到人们的拥护。

孙连杰/文

朝花夕拾

参军入伍

1968年12月，我们邢台市阜城县营盘公社开始征兵报名。当时，我15岁，也报名了。体检时，由于紧张的缘故，导致血压偏高。体检组长把结果汇报给公社武装部的范部长，部长回复：“这么个年轻人怎么可能血压高呀？复检吧！”复检结果出来了，我完全符合当兵标准。

政审、体检都合格后，我被公社人武部确定为合格兵员。当年，来我县征兵的有北京卫戍区和河北省军区唐山独立团，首批卫戍区接兵的人想带我走，因父亲被临时革职未成。在唐山独立团接兵人征求阜城县人武部佟部长的意见时，佟部长说，一个公社领导（父亲的职务）不会有问题，建议他们把我带走。因为有乡县两级武装部长的帮助，1969年2月20日，我接到了阜城县人武部的人伍通知。3月1日，我坐上绿皮火车来到唐山独立团，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。

白和平/文

编辑提醒：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：zlr393@sina.com



图说往事



广阔天地留个影

1974年，我高中毕业后，作为知青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，磨练了我们的品质和意志。初秋的一天上午，风和日丽，我正在田地里干活，一位知青来找我，正好他拿着相机，我们来到一处高地，他给我拍了这张照片。那年我18岁，正是青春好年华。

刘峰/文并供图

教室里有了铁炉子

1973年，我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上小学二年级。

那年冬天天气出奇的冷，我们天天盼着早点生炉子，可校长却说：“别急，再等等！”一天下午，从外面开进来一辆拖拉机，校长找来几个高年级同学，说帮忙卸炉子，我们都围过去看。这是炉子吗？只见它用铁皮做成，炉盘是圆形的，不太重，配有一些明晃晃的烟筒。放学后，父亲告诉我，我们大队交的公粮多，被评为农村基本建设先进单位，上级发了奖品，就是这个铁炉子。我一听，心里顿生自豪感。

我们原来的土炉子是用泥坯砌成的，烧的是煤泥，经常弄得教室里烟雾缭绕，大家咳嗽不止，不得不打开窗户上课。遇到刮风下雪，冷得不行，我们就偷偷地在下面跺脚。我最怕当值日生，主要是土炉子生不着火，父亲只好抱着柴火和我一同到学校，给我帮忙。有时候，我向他诉苦，他摸着我的头宽慰道：“儿子，现在比我小时候好多了，我们那时用牛粪当炭烧。”

当日，我们就拆了土炉子，将铁炉子安放在教室中间。果然，早晨生火就不费劲了，用两张作业本纸再加些竹条就行了，火苗往上窜，教室里暖和多了。我家兄妹多，生活困难，我穿着单薄听课也没感冒过。老师买来壶，让同学们烧水喝，有的同学还在炉子上烤洋芋，喷香的气味散布在教室里。

在这样的教室里学习，同学们学习都有了进步，期末我语文、数学全考了100分。

当年那热热的铁炉子，让我们度过了一个个温暖的冬天，也成为我一生中美好的回忆。

李成林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